

导言

何谓现代性 (Modernity)? 长期以来, 这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当我们回顾19世纪以来的历史时会发现,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领域, “现代性”的面影无处不在; 然而, 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概念, 其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定义, 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如何认识它, 学术界却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从构词法上看, ‘现代性’一词是以‘现代’一词为词根加上表示‘性质’、‘状态’、‘程度’等意义的后缀‘-ity’构成的。因此, 如果说‘现代’一词主要是一个时间分段概念, 那么‘现代性’一词则似乎更多地应该是一个表达‘现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其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状态’之类含义的概念。”¹“现代性”的概念是依赖于“现代”而存在的, 而“现代”之所以重要, 不仅在于它所指涉的是我们“当下”的生活, 而且是由于这一概念所显示出的与“古代”相异甚至相对立、相断裂的特性, 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结构、知识理念和心性结构等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²。这也是今天当我们广泛使用“现代性”一词时的主要意涵所在:

“在今天, 它 (现代性) 主要指的是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状态。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来使用‘现代性’一词的例子。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明确地写道: ‘现代性是指大约从十七世纪的欧洲起源, 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它在制度或结构上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化、各种现代监督系统和由国家统一掌握的军事力量四个

¹ 谢立中: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5期。

² 陈晓斌: 《现代性的辩证省思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宁夏社会科学》, 2022年第1期。

基本的维度。David Lyon在《后现代性》一书中说：“什么是现代性？这是一个用来指涉自启蒙运动之后而产生的那种社会秩序的概念。”它在内容上包括结构分化、理性化、城市化、纪律化、世俗化、均质化或标准化等方面。中国大陆学者宋林飞也写道：“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³

综上所述，“现代性”与“全方位转型”的概念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国际关系、文化艺术等人类生活几乎所有的方面。可以说，任何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个体，几乎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代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对于“东方”而言，“现代性”的问题相比西方又更加复杂。“现代现象本质上是源于西欧文化基因的社会演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理念的扩张，使现代现象与欧洲古代社会形态和理念形态出现裂痕。……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之演化，导致西欧文明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域的社会和理念随之发生现代性裂变，构成了二十世纪生活世界的基本现实。”⁴换言之，如果说西方尤其是欧洲的现代性有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中的“自发”性质，那么东方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性进程，则更多带有“被迫卷入”的成分。因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著作《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中，曾经使用“冲击-回应”模式，来概括十九世纪中国的现代转型历程：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随着19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欧美国产生耳朵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同时，新的秩序与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来⁵。尽管这一“冲击-回应”模式在上世纪中期

³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⁴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

⁵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被认为带有过多的“西方中心观”的色彩，但是其间所揭示的中国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现代转型中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上文所引刘小枫的论述揭示的，东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转型中的“异己”与“裂变”的色彩，相较欧美更加明显，对今日世界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这一论断当然不仅适用于中国，本书所讨论的主要对象之一——阿拉伯国家的现代性变革，也同样面临着上述问题。毋庸讳言，今日令国际社会感到棘手的诸多关键问题——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兴起、恐怖主义、阿拉伯移民与文化身份认同等等，其根源均与十九至二十世纪阿拉伯国家现代转型中“现代”与“传统”所产生的冲突密切相关。伴随着“古老的秩序”遭到西方传来的、现代性的思潮的挑战与冲击，传统上“穆斯林对西方的优越感”⁶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即将逝去的旧制度和正在生成中的新社会，如何权衡并处理传统与现代文化间的关系，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个体的世界观与身份认同并由此展开个人的生命选择，便成为了二十世纪阿拉伯国家从政治家、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均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在这一意义上，本书不仅是对阿拉伯文学与历史的总结，同时亦具有不可轻忽的现实价值。

法国文豪司汤达曾经将小说比喻为“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实际上，不仅是小说，毋宁说是文学本身，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一特质。对客观世界和主观情感的反映，一直是文学的存在意义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文学更有着“春江水暖鸭先知”式的敏锐度，对于那些阿拉伯国家在现代性转型中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当如何建立、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夹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个人如何自处，传统的宗族与家庭如何解体，新的社会结构与家庭形式如何建立，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应当具有何种身份地位，作为“流散者”的阿拉伯移民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现代性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如何形成，这些问题无不在二十世纪阿拉伯现代文学中得到

⁶方金英：《伊斯兰文明与中东现代化的关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了反映，一代又一代的作者们，不仅在作品中描绘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个体困境，而且试图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融入到文学之中，为社会的发展道路提供可能的方案。无疑，这可以帮助我们对二十世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气氛与民众的文化心态，做出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本书试图探寻的主题——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学对现代性变革的回应，不但具有文学上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史意义。

作为现代化变革的主要对象之一，同时也是它的热切回应者，现代化进程必然也会引起文学本身的发展变革。首先，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一变革最为明显的表现体现在文学形式方面。阿拉伯古典文学中最受重视的文体是诗歌，诗歌被称作是“阿拉伯人的史册”。阿拉伯人对诗歌的崇尚是难有文体与之比肩的。诗歌的超越性地位被认为与阿拉伯语的本质密切相关：“由于阿拉伯语构词规律性很强，通常又不能有两个辅音在一起连读，因而易于押韵，富有音乐感，有利于诗人和演说家创作铿锵和谐、悦耳动听、富于节奏、韵律的诗歌和演说词。”⁷ 诗歌一方面拥有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与严整的韵律，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性的集中体现，早在“蒙昧时期”，阿拉伯人便用诗歌记录自己的思想感情、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随着《古兰经》的出现，诗歌的地位更加尊崇，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的重要文学特色之一在于它是一种“韵体散文”，可用“唱诵”的特殊方式诵读，极其注重韵律节奏的音乐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兰经》就是一部富有“诗歌性”的作品，这也体现出阿拉伯人对韵律的特殊热爱。与中国历史上的语言状况相类，阿拉伯语中也存在着“双言”现象，诗歌必须使用作为“高等语”的古典阿拉伯语写作——即以《古兰经》为规范的语言，这使得它在无形中也分享了后者的崇高。

然而，在二十世纪，小说逐渐兴起，最终取代了诗歌的地位，成为阿拉伯现代文学中最重要、也最受大众欢迎的文学形式。这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的类似情况，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亦不难理解，阿拉伯传统诗歌多为抒情诗，大多聚焦于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或借形象与象征阐释宗教信仰哲理。而二十世纪严峻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上“不登大雅之堂”、被知

⁷ 仲跻昆：《阿拉伯现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识阶层轻视的小说成为反映现实生活、进行思想斗争、教化普通民众的有力文学武器，受到一般民众的喜爱。现代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普及，为小说的流行提供了技术条件；而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平民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则为其准备了潜在的读者受众群体。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论述的，小说“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现代小说的“同时性”结构成为“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性类比”，小说的故事及其主人公，往往成为新生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象征⁸。因此，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文学史上，小说的重要性都是难以替代的。而对于阿拉伯现代文学而言，它在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代表——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亦是以小说著称于世。因为在小说方面获得的卓越成就，马哈福兹甚至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鲁迅”。因此，本书在选取研究对象时，也会偏重小说。

其次，现代性变革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内容题材和意识形态方面。阿拉伯国家在现代性变革中经历的阵痛和热点问题，往往会成为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主题。本书的前三章，便分别选取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家族的解体与重构、阿拉伯妇女问题三个在阿拉伯现代性变革中至关重要的主题，考察现代作家们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处理这些问题；而他们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拷问和历史与理论资源的探索，又提出了何种个人性的解决方案。查尔斯·泰勒将自我认同视作是现代性的核心，他认为，“现代性”正是奠基於“自我”的生成之上：“个人主义是硬币的正面，反面则是社会想象的新模式。”⁹而对于身为“流散者”的阿拉伯移民作家而言，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之间建构“自我”、确立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尤为复杂，也因此能引发更多的思考。所以，本书的第四章着重讨论了阿拉伯文学在二十世纪一项重要的新发展——流散写作的勃兴。

在《两种现代性理论》一文中，查尔斯·泰勒提出了“多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亦译作“别样现代性”）的理念，他认为：“不同

⁸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9页。

⁹ 查尔斯·泰勒：《两种现代性理论》，陈通造译，《哲学分析》，2016年第4期。

文明中发生的朝向我们所谓现代性的转变，将会造就各不相同的结果，反映出各自歧异的起始点。不同文化对于人格、社会关系、心灵状态、好与坏、美德与恶行、圣与俗等问题的理解各不相同。所有的社会都会经历变化，制度上的与观念上的，这些变化可能会有平行和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不会趋于一致，因为新的差异会从旧的差异中浮现出来，这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¹⁰ 换言之，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而复杂的现代性变革，不同于传统视角中“单调”的以欧洲-美国为基准的“现代性观念”，他们对这种西方式“现代性”所做出的是一种“创造性的改造，援引自身传统中的文化资源，以此来使他们成功地采用新的实践形式”¹¹，由此丰富了我们今日的多元世界观，并为这个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参照与可能性。这也正是笔者撰写本书的意图所在。尽管由于学力所限，书中所论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现不揣浅陋，呈现于此，留待方家指教。

¹⁰ 查尔斯·泰勒：《两种现代性理论》，陈通造译，《哲学分析》，2016年第4期。

¹¹ 查尔斯·泰勒：《两种现代性理论》，陈通造译，《哲学分析》，2016年第4期。